



毕槐《公车日记》中对邹县亚圣庙有详细记叙。

□赵近云

据《濮院志·寓贤》记载,毕槐,字庆门,号面山,浙江桐乡屠甸镇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其天资爽朗,性狷介,于载籍无所不窥,并擅古今文体,工书、善诗,与其兄有“二陆”之誉。

道光十五年(1835),时年五十岁的毕槐第四次参加乡试中举。次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入京会试,铩羽而归。后又两次入京会试未中,对他本人来说当然可谓不幸,但他在首次北上期间,留下一部记载全程的《公车日记》(因汉代曾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后以“公车”泛指入京应试的举人或代指举人进京应试),是今人研究南北风俗地理、士人心路及会试实况的宝贵资料。同时,它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作品,丰富了古代日记文学的宝库,毕槐的名字因此被后人记住,故又可谓毕槐是幸运的。

道光十六年(1836),毕槐首次上京会试。与此同时,年纪略小于他的同乡陆以湉已是第二次北上会试。陆以湉三年前首次北上时,曾作《北行日记》。毕槐这次入京,亦有日记,即《公车日记》。毕、陆虽是同乡,却不相识,因此,陆的日记,毕显然无缘看到,但对比两者日记,会发现两人的进京路线不但完全一致,甚至连坐乘、打尖、投宿似并无不同。单看其山东之行,不仅上述诸方面相近,连通行时间也都是八天。

当然,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自不相同。此外,毕之日记详细,颇具文学性;陆之日记稍略,有平实之风,但皆为纪实之作,可作信史观。

据毕槐《公车日记》记载,道光十六年正月十四,毕槐始入都,“与漱山、少珊两弟同行”。历尽艰辛,二月初七入山东界,在马兰屯打尖,阴平投宿。马兰屯今属枣庄市台儿庄区,清代为峄县辖地,是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驿站,阴平亦为清代峄县辖地。日记有记:“天明后,视道旁有峄县卡房,知已入山东界矣。途中遇石桥数次,皆水涸见底。西北一带,山光如抹,忽隐忽现,颇堪注目。午中至马兰屯打尖,饭后北行,一路山岚渐觉近而可攀,而杨柳青青,时相遮护……至阴平投宿,夕阳在山,征车尚未多息。”次日,早行,途遇故人郑右坡,喜出望外,毕槐特以诗赋之,有句云“从兹晨夕共,去去话前程”,表达了偶遇故人的欣喜之情。往南沙河投宿途中,记景颇具画意:“遥见峄山善卷洞诸峰岭……而枣林柳岸时复相掩映,旅行者亦足以增清况。”

初九,北行,记至邹县途中山峦风光:“遥望西北诸山,树木森然,峰峦蔽互,如‘米虎儿’点墨为山,笔法幽秀,注目视之,不下十余里,乃见真面,盖山体皆泥沙,而有黑石层层盘绕,远望尽作树色也。”并以之与在邳州所见逶迤群山对比,认为前者“气势磅礴,颇有合于‘山似论文不喜平’之意”。

在邹县谒亚圣庙,日记中对之有详细记载:“棂星门内古柏参天,空翠满地。震隅有圣祖仁皇帝御碑,巍峨特立,制度恢宏,仪门竖榜云:泰山气象。中庭纷列桧柏数百株,皆鳞甲之而离奇夭矫,必千百年物也。墙垣及中庭,碑碣如林,多似元明以来所立,而诗文、祭告之文一时不及遍读。惟中有天震井碑,记载境内有孔子井、颜回井、曾参井……正殿尤极宏敞,独乐正子旁列一座。”“由启圣殿西至严堂,见紫藤一株,根有数抱,盘曲而上,与古柏数株缠绕纠结,如神龙飞舞云雨之中,而莫能究其首尾然。外此,则古柏苍劲,无不入神品……庙左即孟式宅门,联有‘由周而来第二家’之句。”于孟庙之建制、规模、古迹及附设记叙甚详,是很好的资料。

过兖州城外大桥,望其“石阑高峻,河流尚涸”;经滋阳,“见石碑高耸,题云:和圣柳下惠之墓”,又有诗咏之。

由东平州北行,“山光树色稍有可观,而山路崎岖,车行倍觉倾侧”,又有诗谓之:“石骨巉岩路曲盘,车行坐少片时安。”在到旧县投宿前,所过尽是山路,日记曰:“四面峰峦旋绕,而仄径萦纡,前后不能照顾。时夕阳欲暝,细雨如尘,后车杳然。”

次日,北行入山,直到东阿县西管仲三归台前,山路狭窄,非前可比,日记中写走这段山路,惊险至极:“径中两旁沙坡壁立,路极偏窄,其广不容二轨,下多石子,骡马践之作滑溜声。人在车中,摇动如风摇,磕碰如急水桩,几有欲倾不倾之象。而歧路之中又有歧也,非熟于此者几无以辨……”非亲历者不能道此语。从旧县驿至桐溪河口,“以船渡车,骡亦负村童跨以涉河,水及骡腹,而童子坐其背上拍浮而过,无难色也……”

十三日,至高唐州。日记云:“一路奔驰,唯见杨柳数行,茅屋几家,作目前点缀,车中欹侧,颇不奈人……”亦有七律一首记旅况,诗曰:“柳绵细点马蹄尘,客路韶光不算春。树幂远村高露塔,沙飞平野暗迷人。一帆风送轻车驶,半堵墙摧旧堡湮。终日劳劳思息辙,茅檐遥指晚烟新。”

次日,是毕槐山东之行的最后一天。这天忽北风大作,车行较两日前走山路更难,可谓惊心动魄的一天,幸而履险化夷。但这似乎预示着摆在毕槐面前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对于这段大风中冒险行路的经历,毕槐大概终生难忘:“行不数里,蓦焉飞沙走石,北风大作,如大海回澜,波涛汹涌,如冰车铁马,蹴踏而至,人坐车中,颠翻不止。天未明,从恩县出北门,平野之间,风势更猛,至新店打尖,过德州,绕城而北抵运河,正所谓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时也。幸土人以板铺大船上,船与岸齐,长驱而过。终日在大风中,车帘紧闭,竟如三朝新妇,故目中不见一物。”

故事里的沂蒙

“飞行爆炸大王”左太传

抗战时期,有一支爆炸队在博山一带多次出击,大量杀伤敌人,被鲁中区命名为“飞行爆炸队”,队长就是民兵英雄左太传。

1923年,左太传出生于沂源县黄庄镇青冶行村(现属济南市钢城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丧母,仅读过一年书。“七七事变”爆发后,受表哥杨荆石影响,左太传于1941年到鲁中军区入武部学习,掌握了埋雷技术,返乡后挑选30多人组成了爆炸队。1942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冶行、黄庄等15个村的联防队长兼政治指导员。黄庄一带,地处新泰、莱芜、蒙阴边缘区,是战略要地。日军为了控制新莱蒙地区,掠夺这一带丰富的经济资源,要修建泰(安)莱(芜)铁路,在流经此地的汶河上游架设桥梁。在上级召开的拆桥破路动员大会上,左太传表示:“敌人的铁路修到哪里,咱们的地雷就炸响在哪里,定让小鬼子寸步难行。”一次次大破袭,左太传的爆炸队都顺利完成了任务。整整三年,敌人通火车的美梦,在地雷的爆炸声中化作了泡影。

解放战争中,左太传爆炸队到博山、新泰、蒙阴、莱芜等地,配合我军主力部队阻击敌人。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阻击敌人,鲁中10个有名的爆炸队奉命集中于博山县,左太传爆炸队被列为前线第一队。从沂源县到博山关顶子,他们一个上午就赶到了,被军区首长誉为“飞毛腿”。几天后,左太传打扮成贩花生的小贩,混进了戒备森严的博山城。在戏园内,他看到了特务队长闫万江,于是紧紧跟随其后。第二天,他在路上将闫万江生擒,并从特务口中获得敌人进行大规模抢粮的计划和行动路线等重要军事情报。鲁中军区接到情报后,立即派一个营,在响泉北峪设下了埋伏圈。与此同时,左太传爆炸队在博山以南东至洪山口、西至关顶子的五六十里要道上布上了地雷。一天后,驻扎在博山一个团的敌人急匆匆地向南开来,行不多远,便进了地雷阵,踏响地雷17颗,炸死24人。敌人不敢继续前进,左太传爆炸队组织火力吸引敌人,诱敌深入,终于把敌人牵进了埋伏圈。主力营和博山县大队前后夹击,毙敌三百多人,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

1947年3月,为配合主力部队阻击敌人,鲁中军区人民武装部组织了200个爆炸队,选拔1000名技术过硬的爆炸手,沿敌人进攻的方向,埋雷设防。左太传飞行爆炸队活跃在新(泰)蒙(阴)莱(芜)三县边缘区阻击敌人。

1947年5月8日,新泰南师店敌人出动一个营,进攻北面的卧牛山,企图打通莱新公路,占领莱芜城。左太传和队员们把敌人打得直往山顶的炮楼里钻。就在这时,炮楼门口的地雷被拥挤的敌人踏响了,当敌人一窝蜂地从后门往外窜时,那里的连环雷又响了。埋伏在山坡一边的飞行爆炸队员趁机向敌人射击,敌人伤亡30多人,狼狈退回南师店。敌人畏缩不动,左太传就带人去袭扰。又到张家庄活捉了一名敌便衣侦探,经过审讯,获取了敌人要组织重兵北犯的情报。左太传立即带领队员们在高峪铺附近的公路上、村北的转山上埋下地雷,与警一团三营埋伏起来。

第二天,敌人出动一个团北犯,被沿途埋设的地雷炸死30多人。接近中午时,敌人才蹭到转山子山前。这时,隐蔽在转山子山顶上的爆炸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密集处射击。敌人踏进了雷区,连环雷、铁锚雷、踏雷、竹签雷一齐爆炸,炸死敌人40多人。左太传等全体战士趁机发起攻击,全歼该团1个连。

1947年6月,敌新五军占领莱芜城后,从新泰进攻莱芜的敌十一师,将进攻矛

头转指南麻。此时,华野大部主力为配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西进中原,展开外线出击,南麻一带只有很少兵力抗击敌人。为掩护驻在沂源县张黄一带的鲁中军区兵工厂、被服厂、皮革厂安全转移,鲁中军区指示,务必想尽办法拖住敌人。为此,沂源县委决定,由左太传爆炸队负责于蒙阴寨子至鲁村一线阻击敌人。

接受任务后,左太传当即决定,在这55华里地段上大摆地雷阵,困住敌人。全队96人,每3人一组,分头行动。由于布雷地段长,地雷需求量大,为保证供应,县人武部给每个爆炸组配备4名民兵,专门负责从鲁中军区兵工厂驻地运雷。他们奋战两天两夜,在路面、沟沿、山头、村口布设20多种雷,大部分是左太传发明的连环雷、双皮板子雷、连环旗子雷,还有明雷、暗雷、假雷等。

7月10日,敌人大批人马向南麻出发。刚出寨子不远,就触响连环雷。吃到苦头后,敌人被迫分散前进。其先头部队到丈八丘村口时,突然一阵浓烟冲天而起,随后,传来震天巨响。浓烟过后,一个班被炸飞。敌人惊魂不定、胆战心惊,吓得3天没敢再前进一步。

几天后,敌人调来工兵,每次出发,先派工兵排雷。眼看着好多雷被敌人发现、起出,左太传心急如焚。他苦思冥想,反复试验,终于改制成功了蹬雷。这种雷非常灵敏,一动就响,试制成功后,立刻用在战场上。敌人工兵排这种雷时,虽然小心翼翼,却扒一个、炸一个。

55华里路程,敌人费了8天时间,付出高昂代价,才得以通过,而兵工厂、被服厂和皮革厂早已安全转移。8天8夜,左太传和队员们精疲力竭,但看到敌人一个个在地雷阵前倒毙,胜利完成阻敌任务时,队员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左太传飞行爆炸队的杀伤力出了名,敌人称他是“左阎王”。当时,国民党五十二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左阎王地雷炸。”南麻战役打响后,沂莱、新莱公路被敌人占领,新泰、莱芜的敌人源源不断地向南麻运送兵员和给养。左太传带领武工队出没在沂莱、新莱线上,埋地雷、炸桥梁、打汽车,支援南麻战役。

7月20日凌晨,左太传率人炸掉龙巩峪村北木桥后,悄悄地埋伏在一条土埂后面,耐心等待着敌人的运输车。不久,6辆汽车从西向东鱼贯而来,当最前边的运兵车刚到桥边,左太传抓住战机,带领一个队员猛虎般扑上去,其余队员分别盯住后边5辆物资车。只见左太传右手一扬,一束手榴弹飞进车厢,随着剧烈爆炸声,炸得敌人粉身碎骨。剩余的20多个敌人一看是“左阎王”,立刻纷纷跪在车板上磕头,异口同声地喊道:“左队长饶命!”一场突袭战很快结束。

敌人对左太传又怕又恨,绘制了他的大幅画像,张贴在南麻、新泰、莱芜等城头及公路沿线,悬重赏缉拿。赏金是:抓住左太传者,赏黄金1000两;抓住左太传的父亲、弟弟,分别赏黄金800两;抓住一个爆炸队员,赏黄金700两。但是,左太传和队员们深得劳苦大众的支持,敌人对他们毫无办法。据统计,左太传带领队员们共埋雷180多次,计750余颗,炸响250颗,炸死敌人221人;炸毁敌汽车4辆、炮车1辆、马车4辆,缴获大批物资。为此,他先后受到鲁中军区通报嘉奖6次、山东军区嘉奖1次,荣膺“飞行爆炸大王”“特等民兵爆炸英雄”的荣誉称号,荣立特等功2次、一等功4次。他所领导的爆炸队被命名为“鲁中区左太传飞行爆炸大王队”。

左太传的英雄事迹至今广为传颂,他所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山中猎手》一版再版。